

嚴州府志卷

三十一藝文中五
三十二藝文下一

嚴州府志藝文卷三十二 遂安縣

藝文 序 雜著

幽貞綠序

明 余應詔

毛貞女者以章氏女而貞也雖委禽於毛子一逢而未歸也背捐之日年甫十五旋毀顏慟旋伏襯奠旋截髮誓而佩籙就焚視死若歸匪石匪席之志可哭鬼神而凌霄漢余始色然駭泫然悼竊瑣瑣然未盡釋發軔雖端末路甚遙居處伶俜保無纖芥腎乎稍一動念或舉初服而弁髦之而今歸毛八年所矣扃居深室謝去膏沐而耿耿未斷者惟舅姑是孝愁思慘怛八年如一日乃信貞女之殊絕

嚴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一

卓軌匪繇偶觸然也貞女幼沉靜無嗜好大義了然但識從一靡他存則其室也隕則其未亡人也令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足矣又何求或曰天如成貞女幸使蚤世余謂天之不死貞女者正欲磨諸積久俾千百年後猶知有芳齡抗志白首不渝如若而婦者也世之朝解衰帶暮飾容華弗論間有以節著則不忍巾櫛二氏之庭而其以烈聞者又決命一旦者也貞女獨未醮而守而又遲之歲月冰蘖自持吁嗟季世鬚眉男子詎有茲表表一節者哉余與其父垂髫交心高其誼而又唁其遭生民之至艱茹荼毒之極也若云闡發幽光當自有名賢鉅筆在

國朝

寄莊記實序

章振萼

吾遂數十年來局凡三變辛亥以前人多畏法家頗
席豐奸胥假長吏之威虛聲恐喝視糧戶如仇讐吸
其膏而咀其髓十年之田不償也里民於是均有均差
革弊之舉時主事者渭仁方先生昆季而予與履常
叔亦與焉甲寅以後昔之武健嚴酷者又變爲韋脂
鬪茸矣其間良法盡廢諸弊叢興革胥首里環起而
蠶食之里民不得已再籲當事痛懲力剔民得稍甦
是役也予亦得從若韓方先生後與聞之嗣後改絃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二

易轍旋革旋因踵事者執偏私之見往往市恩販賈
沽譽微賤以致種莠亂苗教獠升木此邑中土習民
風所由壞也予自赴任嶺北以迄旅食長安十年間
絕不聞邑中事舊夏接方渭翁毛會翁余寅翁諸公
札知寄莊一案紛紛告訐幾於袒分左右矣揆厥所
由皆因人心不一遂至戶籍混淆其始也差役之變
害止及於里民今則版圖之變禍漸流於膠序將來
百數十戶之寄莊人人皆有非分之思矣適予告假
歸里黃君雲英方君象璿諸君子眾議僉同公籲各
憲蒙署府邑侯洞悉弊端中詳批允冊註寄莊中有

一二梗頑者亦皆立案永禁事竣授梓因約畧數言
以與通邑共聞之

遂安縣志序

方象瑛

皇上御極之十有一年召大學士曲沃衛公於田間應

詔陳六事其一請命天下郡國各修志乘宣付史館彙成

通志

制曰可於是直省咸以其志上南董之直筆主夫權衡班
范之詞章敷乎文藻度無不蒸蒸盛矣遂安僻處山
陬屬當修志郡侯渤海梁公邑大夫莆田劉公劫愆
維勤思任事之難其人也以命象瑛暨仲兄象璜愚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兄弟自愧謏劣何敢妄操筆削固以辭公命之且曰
嘉靖之志兩余公爲祭酒萬厯之志毛氏二先生在
焉君昆季適當家食非遂志一機緣乎且修韓志者
君之曾祖祖父也纘家學搜邑乘其奚辭焉於是遜
謝勿獲偕明經文學諸君子就局華嚴閣盟心誓曰
矢慎矢公已復念之遂當積敝之後旱蝗相仍愚兄
弟曾列其實上聞歲省脂膏萬計然民困稍甦元氣
未復使更耽延時日是重苦吾父老子弟也然脂膜
寫吮墨晨書未匝月而藁成質正於兩公謬加稱許
屬宣言未簡愚惟遂之有志舊矣元志聞有藏本徧

求不能獲兩朱氏辭樸義簡尚多殘缺吳志收錄較繁韓志芟除過畧隕益而折衷之非可苟焉從事也是故志方輿矣山川不改則詳之志食貨矣戶口不加增而興革各異制則條分而縷晰之營建有志必稽其若者興若者廢也藝文有志必擇其關理道著綱常籌經濟匪是毋濫收也文治詳禮制而鄉約所遵

上諭昭德意也武備重弭盜凡舊志缺遺與近世所身歷稽其實而紀之懲亂本且不忘戰績也而謹小慎微卽雜志不敢忽焉若夫吏治之賢否莫重於官師鄉

邑之儀型莫要於人物選舉則尤加詳焉有諸志所未載今得之碑碣棹楔間或散見於羣書傳記者唐令李公廉劉澄宋知縣李廷芝歐陽復錢建元達魯花赤九人縣尹邊玉律明知縣習文真等是也丞尉教職舊頗寥寥詳考而敘次之唐黃任宋陳彥元王通叟王忙桓鰓等是也武職舊未列銜因其忠勳而特書之元上千戶高裕是也逐寇殉官舊何止見於弭盜宋尉曹獻可曹作肅是也才足任事節足垂型舊何不登於宦績明知縣袁政教諭達兼善典史危楷是也前代選舉舊詳甲榜而諸科畧焉是宜備特

奏名詹良臣等恩免方龍等貶封任子諸詹是也制科所偶遺是宜增余九齡周丕遠余武子輩是也徵辟各有其途舊志總附續紀是宜別余機以下五十餘人是也功在桑梓則補傳以表之詹水部大和是也名在列傳而品題未有當則更定以信之宋林元眞之隱逸王馬余熙之武弁余豐潤盧萬年之廉介諸俞諸陸之儒林是也科目偶誤則從碑乘詹時之宜列貶封詹阜民之宜列恩蔭徐昨胡貞等之宜列辟舉是也名地相訛則從家譜王伋訛吉方懷訛淮泌州訛泌川劍州訛建州是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大都旁搜博採補其缺漏正其舛錯非有所要譽於前輩也毋使有餘憾焉爾迨夫韓志以後則例古而事今矣然賢侯先達以輿思公論爲衡孝子節婦以具題旌表爲定功令所未合不無餘歉焉不辭勞不任恩不避怨事取其核議取其公辭取其雅馴雖未敢謬希垂信然虛懷相勉上副

聖天子一統車書之盛次之應郡邑賢大夫詳慎之求下之慰六十里搜逸闡微之意穢史貽譏庶其免矣是役也明經余君主文武雜誌姜氏叔姪主營建藝文則諸文學任之方輿食貨則兄象璜任之而職官仕

進考據最難維家太學叔搜輯廿載故得事半而功
倍焉象瑛幸承盛舉甯敢輕議古今惟是諸君子命
人物一志與夫諸志潤色之任概不獲辭藁具於癸
丑三月刻成於甲寅四月參稽確覈久乃審定後有
作者尚其鑒此苦心乎然而難矣

贈毛氏同居說

明 張元電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第清問其故書百忍以獻
高宗嘉之後義門鄭亦以其所尚起家先後媲美無可議
者予守嚴聞遂安毛氏亦同居今五世矣乃大書標其門
家長因欲予有說予以大家子弟多嗜酒好利以敗乃先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六

嗜酒則心無所制好利則情無所檢斯不能忍而同居之
義壞矣毛氏子其戒且勉哉

國朝

嚴先生復姓議

毛際可

子陵莊先生漢世避明帝諱易莊爲嚴相沿至今余
謂姓者受之於祖所以承百世之宗祧非身有大故
不忍易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况其姓乎若夫莊之爲
嚴不過一時史臣難於紀載而姑遷就其文豈盡強
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爲泉明今人未嘗
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爲威公今人未嘗稱威

公也卽莊周莊躋之屬漢世亦嘗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躋也而獨於先生之姓則胡爲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學而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當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僅以物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舉高蹈世且不得知有其人又烏從而易其姓也歟乃身沒數十年之後不幸爲史臣所易而廟而祀者遂眞奉以爲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歆富春之俎豆明矣夫富春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爲嚴而不知易嚴爲莊則亦昧於輕重之義也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也謹議

籌遂邑利弊策

姚 嵩

遂邑山多田少人浮於土無不耕之野鮮遊手之夫向惟苦圖甲之擾今已奉行順庄矣宜乎衣食饒足而疾苦或未盡泯者何也遂民僻處山陬習沿武健所謂風氣異齊於剛柔也向多頑梗之夫今已申飭鄉約矣宜乎革薄還醕而何刁詐之未盡化耶是非上之爲民區處者未至乃下之自爲者未周耳水泉所以灌漑也邇來人多地窄有開山佈種以爲生涯者夫平坦之處墾之誠得矣而巖峻之處亦尺寸不遺餘利一遇霪雨水泛沙隨沃土反成邱阜而塘之

注水備旱者竟淤塞莫容矣則濬蓄宜預禮用所以節財也遂俗儉樸風猶近古而孟春之月多以花燈角勝或至蕩產相從祭掃之節墓間席地開筵名爲飲福甚至酗酒鬪毆非惟哀敬之意無存且虧體辱親所由來矣是當裁其太過者則浮費宜節他如儆遊情輕貸息或亦養道所務盡歟鄉約之設所以教民者至詳且悉朔望宣揚非不勤慎也然或誨諄諄而聽藐藐者有之法宜於各鄉中令其家族長輩置一排行名簿弟子功過父兄先行糾舉鳴之值月然後登簿於朔望呈之約正考核虛寔且卽以此定其

父兄之功過焉則值月等不得意爲褒貶而父兄亦不得私爲徇縱是殆教之切而易效約而能徧者歟抑猶有進者保正爲一方之表以匪人承之勢必漸罹法網因役罹法正人愈退避不敢身試而以爲欲其表正必優以待之選而充之當令鄉衆於年終公行另舉毋使積而生奸卽或其人可以久充亦令鄉衆於年終保結則不肖不得濫充此鄉之利興而弊革矣之數者或亦因時制宜之一道歟

書毛選舉肖環先生狀後

孫奇逢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

指海內清貞沉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沉俱不聞壬寅先生曾孫會侯以彰德司李顧予夏峰論學亶亶別後又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卽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當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其人矣先生早慕文成良知之學曾與龍溪握箸析疑超超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正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達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于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氣赴之故不仆蓋天

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夬則用遯其于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予謂總自其嗜學一念來孝友則真孝友清介則真清介宏毅則真宏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三世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于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重建仁賢祠碑記

仁賢祠者鄉人爲先吏部作也古無鄉人立祠祀鄉賢者嘗考漢朱邑爲桐鄉吏暨拜司農天子錫黃金百斤使家置祀而邑以爲家人祀我不如桐鄉民蓋自信桐鄉之有得於已也今則官祠皆故事上以是啗而下以是詔其不足取信明矣獨鄉人稍公難以勢奪亦難以利誘然而自漢迄今雖更里名如王烈閻師爭畫像如陳實父子卒未聞立祠而爲之祀蓋鄉人易與易與則多求鄉人又易形易形則多媚故有高車駟馬歸馳里中里中人忌之至相與共事則

往往苛求而極於怨望吾不知遂之人何以得於先吏部先吏部亦何以得之於遂人而合錢於鉅合材於涂合筋骸手足於閭左子弟而搆以祠飾以貌於嘏於祝題之曰仁賢傲惇宗殷禮而載在祀典雖曰公之德著之里甲凡邦比版籍出入租役一切輕重高下律之官府之八成而未有稽者而公力清之祀法有功德於民固當祀然非公之生平實有以感人之深而中人之隱亦安能致此迄於今祠稍圯矣惟公之曾孫會侯爲祥符令已經取召而忌者中之所稱祥符民思之如桐鄉民者慨然念祖德而爲之重

建寸椽片甍獨以身任之夫祀典有二祠於功德所以勸善也祠於祖考所以廣孝也今仁賢之祠在鄉人創之爲勸善在後人建之爲廣孝均得之矣族孫奇齡拜祠下而系之以歌公諱一瓚遂安人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歌曰婺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虬婺之水兮差差公之來兮泐然以思爲公作廟兮建華裊靈旗上下兮山風四吹維公疇昔兮感鄉閭鄉人戴公兮願爲尸之陶土甍兮築堂窆孫爲祖役兮子爲父來紅梁兮烏黍風飄飄兮神靈雨爲採明粢兮薦筐筥春祈秋賽兮長此終古嘏稱降福兮祝告

以虔膺蕭四達兮年又年蒸禋如故兮昭事不愆几筵重飭兮廟貌鮮宗功可述兮祖德以宣吹簫擊鼓兮彈神絃苾芬孝祀兮通後先執籩捧豆兮有如鄉人婺之山兮婺之水碧雲如衣兮白石如髓惟公駿德兮堪與之比山水可移兮德不可以徙廟有蓋兮石有底勒嘉名兮昭萬祀

重定均差平弊述

方韓

從來治法治人相爲表裏利弊之興除非獨賢父母事也桑梓之士亦與有責焉遂處僻壤地瘠民貧一絲一粟皆屬脂膏乃復朘削之其何以堪康熙辛亥

家雪岷渭仁叔集諸同人以積弊陳於當事力請禁革隨邀允勒石條分縷析歲省糜費無算法稱善焉越甲寅寇亂村邑半爲邱墟時大兵雲集供應軍需取給殘里而飭法胥役乘機加索因公科斂之弊駸駸乎莫可究詰矣歲戊午不佞以外艱歸見鴻雁之民疲於苛政心甚惻然遂縷陳疾苦偕諸紳士父老間關赴衢汛上之制臺山左李公公先按巨憇數輩以法仍行府縣按其實郡侯關中任公憫念子遺請一切弊端概從永革悉如碑石所載案成詳于制臺而行之縣檄下之日殘疆赤子感兩公之仁施莫不

以手加額也中如禁火耗革季禮被惠尤廣然皆曩所條議不佞輩僅期毋墜成法而已夫法久則易弛辛亥距今僅五六年耳乃奉行不力弊日益滋自此以往固不能保弊竇之不萌然議者謂立法之無益亦已過矣則以人維法不能無望於繼治之賢父母與桑梓之士共任其責也若興除諸善政成議具在不佞無容置喙矣

均差革弊錄跋

方象瑛

吾邑積弊相仍闔邑公議及士民條列諸款言之悉矣不佞輩蒿目梓桑酌爲申飭弊端之議荷署事經

歷王公上之郡侯濱州梁公時盛夏苦旱觸熱奔控者數百人公多方慰諭力任興除兼以司馬金公別駕王公共襄德美於是具文詳請各上臺俯允芻蕘勒石永禁不佞輩得以告無罪於父老子弟公之惠其敢忘焉顧改絃匪易實行更難使非志切民瘼未必遵行無弊幸值莆中劉侯飲冰自誓下車之始以釐奸剔弊爲己任延見紳衿悉從所議遂民六十里從此獲休養者兩公賜也諸士民以規模既定率由有準窮陬僻戶思觀德化之成因復壽之梨棗分頒六百遞俾與碑石共垂不朽一以見興利除弊有定法不得越此而妄更一以見兩公之仁施聞之卽知非徒托之具文也不佞輩積憂成喜因紀其實於此若夫均差樂輸之法詳載合邑議約毋庸更贅通融於法之中勿變遷於法之外父老子弟必能諒我苦心也

重建大成殿碑記

毛際可

三代之制國中各祀其先聖先師釋者謂如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是也其後皆專祀孔子而學之有孔子廟則自魏黃初始奕世相嬗封號益崇所謂生民以來未有也遂邑儒學踞邑治之西中

爲大成殿攷諸志乘修葺屢見然不數十年而歸於朽敗蓋緣塗飾以苟目前幾於傳舍視之矣邑令何侯來蒞茲土謁廟之初見棟宇傾頽危如一髮亟謀鼎建值兵燹之後時詘難以舉羸或有以重修之說進者侯毅然曰非一勞不能永逸夫人爲堂構計猶欲其經久而不壞況

先聖廟貌乎遂捐俸首倡而僚屬紳士亦協謀樂輸庀材鳩工日月省試始于丙寅十月成於丁卯六月宏傑鉅麗更異舊觀屬余爲文以記竊惟學者所以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古人自成童入學以及四十強仕之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十四

前皆黽勉膠庠中日也攷春秋所紀如魯僖新作南門譏其勞民而閔宮之建獨不連類而並書焉況木石丹堊不以絲髮索之間左者乎我

皇上親灑宸翰以萬世師表頒布直省榜諸大成殿之額昭回雲漢爲千載盛事蓋

聖天子之風厲學宮與良有司之振興文教亦有氣類之相感召者固非偶然也吾願釋菜而稱弟子員者始乎尊師取友迄乎勤學好問終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尊主庇民訓方型俗允矣王國之楨焉庶不負侯鼎建之雅意而俎豆亦有光矣抑吾邑人文爲一

方之冠乃十年來賔興絕響士氣不伸今學宮落成而余之從子超倫適舉于鄉卽侯季試所首得士從此科第鬱興拔茅連茹以應盛世豈弟作人之化其以此舉爲先聲也夫侯諱偉字五峰三韓人董其成者及捐輸姓氏例得列名碑陰系之以詞曰猗歟素王載玉書中天日月開蒙愚上丁合樂籩豆俱山城環繞聖人居風雨飄搖寢殿虛百年將鞠爲邱墟賢侯蒞止疾首呼自捐清俸非有餘節縮米鹽茹蔬蒲金錢流水豈神輸子來恐後競奔趨高薨巨桷耀雲

衢輝煌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十五

宸藻灑驪珠特標師表風生徒整齊聲教非補苴直登斯世爲黃虞千秋文不在茲乎徵詞勒石徒區區

明汪總督少司馬殉節錄

余國正

公諱喬年號歲星生而神穎積學負奇登天啟壬戌進士以高第授比部主政歷正郎恤刑江南八郡無枉滯者丁卯居內艱己巳補都水郎在道改守青州青賦繁胥猾屬邑徵解每鎰縮十之一抵郡則勒解戶以零星贏之仍以縮鎰令解司郡胥忻捧所贏以獻曰添搭錢公怒呵之則跪曰例也乃痛懲立駁返邑更摘其弊申詳各臺并司胥亦無所肆其蠹矣公

蒞青之日隨行祇老僕二人乘匹馬入城所屬州縣設供帳甚備公悉叱去曰予無用此只飲青州一口水而已屏絕一切餽遺有以訟牘至者令自持牒呼所訟人而立讞之小過譴逐大事律治贖鍰祇供解額外一無所取吏胥無敢索民一錢者上臺知公廉能外州不決事亦以屬焉公執法如山而心存撫字故田儻牧豎莫不慈母事之庚午上計舉天下卓異第一明年登州內訌其帥下令毋得蹂青州尺土紆道以去時觀軍大璫體擬督府公獨與抗禮璫益肅然加敬蓋諗公清操也癸酉春擢登萊兵憲臨行凡

藩紳僚屬贖遺悉受不辭比至萊乃以所攜貲募兵買馬修城治械以防未然二郡迺安尋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文卷四五篋而已丁外艱服闋補河東兵備勵精整飭百廢俱舉隨晉關中大叅督學政肅清竿牘庚辰大計治行第一辛巳長臬臺百職屏息值大禋出贖鍰積穀平糶勸秦藩督撫以下暨巨室協助之全活以億計夏特簡陝撫咨勅未至聞闖賊將窺關卽日赴商雒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寇知有備不敢進八月返長安未旬日而獻寇又逼鄖西亟移駐山陽截遏之九月總督傅宗龍全軍覆沒廷推公

代嗟乎寇深矣羣帥不協傅公坐是殞三秦之勁已
盡况餉缺伍虛千里赤地天子拊髀盈廷瞠目徒鑒
公清忠遂以漏舟委之於時未受勅印卽舊署檄調
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帥賀人龍三鎮兵十二月邊騎
始集簡兵儲糧方緝羣帥圖進取而中樞頻促出關
乃傳檄米脂令發逆闖祖瑩得一蛇斬以殉誓師祭
纛壬午正月初六督師赴河南時賊圍左帥于鄆老
砦屯襄城公計搗其巢畱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率精
騎萬餘兼程而進二月十一抵襄城賊舍左帥統十
萬衆逆戰賀帥未陣先退諸軍遂潰公曰此吾死所

也帥標兵千餘保襄城城無守具賊砲矢如雨圍七
晝夜城中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十八城陷握佩
刀帥副將張一貴黨威等巷戰被創自刎不殊賊縛
詣韓家庄大罵不屈賊割其耳鼻乃死民感其忠潛
瘞屍於庄後賊退秦使發瘞改殮面如生撫按具題
遣官護櫬馳驛還里由秦至越數千里賻贈祭奠哭
聲不絕公惡衣菲食勤苦自勵若不解人間逸豫事
自諸生以至厯宦蓋性而有之至一介不取之操與
百折不回之氣亦始終一節公之去青也青人尸祝
之與范希文同祀以公所撰訓民書供案上疾痛必

顛靈感如響庭前有異木輪囷若槁祀公之歲忽垂
實纍爲從來所未見遠近神之門人余國正曰自昔
有大功德於民者沒而爲神此理之常無足深怪未
有生著靈響如吾師者襄城祀名宦誌載忠義傳長
安人名臣祠俎豆於班定遠蘇子卿段司農韓魏公
范希文諸賢之間不獨青爲然也師歷任不攜家屬
宦蹟無紀予小子苦心訪之稍得其概云

毛孝子傳

毛際可

孝子名周尹字藩侯予季父諱之恆長子也少予二
歲性醇謹不甚以能文顯弱齡季父邁疾危甚孝子

輟學歸服勤罔倦予晨起問疾過之見孝子方拾束
薪以裁書刀翦削令長寸許供糜粥爨予心異之母
余氏孺人卒孝子哀毀骨立歲乙未山寇掠里中季
父被縛以去同難幾百人慘戮過半其生存者皆索
重貨取贖孝子號泣鬻園產親赴寇營納賂不得請
復還寇已移營百餘里孝子百計稱貸晝夜倍道追
及之寇欲未贖復移營復措金追及之如是者數四
孝子力竭乃號泣請以身質而季父得歸季父歸數
日復往贖寇已鳥獸散不可復踪跡或曰孝子流離
兵革間萬一不死未可知也嗟乎孝子代父時子僅

歲餘今且二十年矣況孝子戀其親尤倍恆人使果在甯有不歸者耶予比年宦游足跡幾徧天下每至通都大邑及絕境窮荒期一遇之終不可得孝子其眞死矣方乙未之變吾里中子弟同時往贖者或未至寇營輒返或僅能一再至惟孝子以孱弱書生旬日內五至寇營往返千餘里足力不倦若有神相之者孝子子超倫九歲卽能屬文人以爲至孝之報云

封奉政大夫毛鶴舫傳

毛奇齡

家鶴舫君諱際可字會侯予兄弟行也寒家出姬姓自平邱尚書廬江安陽令後凡散處兩浙者代有名

臣而君系浙西族其曾祖諱一瓚爲天官尚書郎專祠里門而君繼之少小負文章名暨長登順治戊戌進士而名且噪甚故事舉文三年一改製名曰時製前此主其製者爲鄞之史立庵少宗伯君本房師也及君出其門而名與之埒從來師弟子不並名而君獨破例比之漢扶風之與東海不嫌抵抗然且三年改試帖而製獨不改元光三策力持風尚者越三十年乃君以二甲謁選例得京朝官且據文有名應拔之館人而

世祖章皇帝重吏治謂諸進士多年少應試以吏因授君河

南彰德府推官官制推官雖府倅而實尊于府舊時
外臺設巡按侍御史爲

鑾輿代巡推官者代巡之前驅也雖名署司刑而糾察
官吏翦迸豪猾甫攬轡而人憚之會歸德防將倚家
世勳戚恣其貪淫攫民間財帛婦女雖事發而莫敢
治君庭訊問尚強口刺刺且曰君書生齒齶尚未抉
而敢噬我乎君笑曰吾惟不噬人以甘此齶也雖然
汝將自噬汝臍矣乃鞫若干日必欲厭其心以使之
無辭徧搜被害之實可按者列狀而詰之每詰無所
辭下杖籤一籤凡十餘下獄成遂棄市治有曲尚信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二十

爲連奇才所殺事涉可疑讞者爲所昧幾悅首板而
君執不可會再鞫雷雨大作君覘其有異仰天曰假
死有冤者請壞吾庭樹而儀門大槐應聲而折大雨
如瀉平地淹數尺曰何如曰夫何辭伏辜至于哀矜
惻怛以疑讞而得平反且百十計也

今上改元之明年河南舉鄉試君分房校士主考重君名
必以君房所首薦名冉覲祖者定爲解省第一人旣
而艱歸已補黔之黎平府而推官之缺奉裁官制推
官與知縣雖分上下司而品格相等凡進士試仕者
自京朝官外例以推知合一格因補陝西城固縣知

縣君曰課農而作士予之責也邑自兵燹後民多散而之四方戶版空虛君悉招徠之特田苦磽确境有涓河五門堰設防瀦水可灌田五萬餘畝自前朝慶厯後不修者近百年矣君就地起工役畚土撻竹力恢諸舊址而餉饁不足必多方減賦以給之凡閱若干月而工始成然且擴官廨以課諸生前此試科響絕者今登賢書者若干人歲大旱君禱涌泉洞名龍湫者其禱法神巫呼雩畢取案銅餅擲于水以餅墜復出爲神應之驗然而罕驗者時餅已墜水遲久不應君將拜辭去甫下拜而餅忽涌出泛水浮浮然父

老爭捧之下山而雨乃立沛山有虎災鄉民梁樟爲折尾虎所銜其子振氣縋虎尾以奪父屍乃歸而告之于官君爲捕虎文移城隍神翼日選強弩入山則果殺二虎其一負創走死深谷中其一舁過市而振第視之則折尾虎也君感神如此會上計所司知君名各有所薦而復以外艱改補河南祥符縣縣附省會多欽件新例以郡倅輪番審理謂之值季河撫佟公聞君作司刑有名遂以通省欽部件總歸祥符君旣已勞勩戴星出入者無虛日乃復以供養大兵州縣倉皇無所措且兵無紀律縣甫下營卽有以淫掠

告者君立白主帥請實之法而主帥難之曰世無兵
甫集而苛小故者君曰不然此兵所集地非汎地乃
就養地也集汎地而兵不戢猶謂之縱若以就養地
而兵甫集而卽縱之直謂之變變豈小故將軍可謂
不知律矣主者愕然遽實淫掠者于法而縣境始安
會

上開制科君以文名在薦中總憲魏公環極見君名曰是
人來不愧制科矣特君過退避其時赴試者滿長安
市而君不入城僦居蘆溝卽其舊座主高陽相公曰
開閣禮試士而君不一謁及試

太和殿已拔取上卷而終置之君曰制科者大科爲館
閣地也吾向釋褐時例得京朝官而且失之望館閣
乎且以韓愈之爲文尚不能一登制科吾何憾焉乃
還祥符會河岸衝決邑之常家寨適當首衝北河使
者議築長堤以遏之日役萬餘人君曰此崇伯鯀障
水法也河決如排山而能障之乎以萬姓筋力而棄
之無用可惜且予相舊堤似無壞理使惡其拂已揭
之總河君復力持之旣而河果決他所堤無恙中州
多游棍迤西朱仙鎮邑巨集也其棍名市虎王炳者
勾引諸旂員佔諸牙貨物立名總牙以網市而攬百

利爲估商患自臺使以下皆是其所請而君獨否且
條舉利害陳臺使前至旂丁市虎合起諱譟而堅不
爲動事遂寢中丞董公舉卓異爲中州第一奉

旨行取賜朝服一襲以示鼓勵賜服之典自此始乃邑丞
以私怨訐君士民舉幡訟君寃雖邑丞已寘法而君
則拂衣矣歸集同志爲詩古文詞且徧游名山以爲
文章之助遇有公事則興利剔弊不廢齒頰而未嘗
以私謁長吏貯車篋一刺因講學日久四方從游者
履滿戶外皆有以應之雖君當治政忼愾直前若不
可一世而至于藝文揚屹獨謙以自下且皇皇以汲

引後學爲己任嘗于高會中獎引時流不啻若口出
遇論辨得失卽在座末亦必使之盡其說其說苟善
雖語訖亦必引伸之使在座者共聞之而後已康熙
二十二年浙撫王公修兩浙通志聘君爲志館總裁
而嚴州府志則知府任公聘君專修之所著春秋五
傳考異十二卷松臯文集十卷安序堂文鈔三十卷
松臯詩選二卷拾餘詩稿四卷浣雪詞鈔二卷黔遊
日記一卷先是君去官以後二子士儀士儲皆以文
章世其家已對策

天安門各授試吏當士儀宰寶坻時君親赴寶坻以觀

其所爲及士儀陞甘州丞士儲宰扶風君西行亦如之至是士儲以卓異陞冀州牧而二子純孝相期請部例乞一子終養而君遽沮之曰謂我不能就潘輿養耶遂赴冀州署無疾而卒得年七十六初君父太素公前朝庚午擬元值喪亂未仕君官止百里而二子爲監郡司馬爲侯牧或比之太邛三世以漸加進然而公慚卿卿慚長世遂襲傳之以爲名言 家史氏曰予長于君者十年而杭州稚黃氏又長于予世嘗爲語云浙上三毛東南文豪今長幼皆先我逝而予乃一存然存亦何幾矣予聞訃哭于廟復遣兒遠宗迎喪于杭之北關二子請予作家傳予何辭乃拭淚而畧敘其始末如右

蔣烈婦傳

毛枝棠

烈婦者銅山余和上妻也乙未孟冬二十三夜閩寇三千餘焚掠吾村予暨族衆百五十許人共被虜縶而去二十六日賊往營銅山有姜春者原吾邑亡命也攜數小賊往山中搜覓逃亡更餘歸語予曰今日殺一婦誠奇女子予細詢之曰若輩至山見婦手抱幼子少而麗意欲犯之婦不從有少卒脅之曰若抗命乎吾殺汝婦因抱子伸首就刃無難色小賊遽斫

之頭已落子猶在手巍然堅立不仆有姑在隔山望見慟哭來抱其子手授之身始殞焉姜春所以語予者如此毛子曰烈婦其古之慷慨偉丈夫乎然而不死矣其引頸就戮所謂從容就義也夫去其首猶抱其子厥軀亭峙雖與常山睢陽並列千古可也余近訪余氏之族羣知爲和上妻死于賊耳而未詳其始末故名卒不傳無怪乎古來忠臣義士有亡其名軼其行者幸余之脫于難也而誌之烈婦誠不死矣

思南府知府毛抑齋傳

沈德潛長洲侍郎

門人刑部員外郎毛君紹睿走使三千里以其祖抑

齋先生狀請爲傳讀之洵古之循吏也宜列國史爲後世法因條繫其政之卓卓者俟史官有所考先生諱士儀字幼範抑齋其號浙之遂安人高祖諱一瓚萬曆壬辰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勳德顯曾祖諱國章邑庠生以孝行傳祖諱之履郡增廣生考諱際可順治戊戌進士以詩文名海內司李彰德多善政舉博學鴻詞自高祖吏部公逮祖逮考三世皆崇祀鄉賢先生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屢試有司不見收以貢除新城縣教諭陞寶坻令再陞華州知州以薦陞甘州監督同知丁父艱服闋

補南安府同知陞思南府知府告歸家居八年歿年七十有六先生之秉鐸新城也誨諸生無倦

聖殿就圯謀之令弗應斥負郭田得三百金爲倡以次鼎新之飾齋寮俾士子游息其內絃歌揖讓其宰寶坻也邑爲八旗屯牧旗民雜處素稱難理先生不畏強禦終其任凜然無訛法者三河草橋河夏月水漲直灌寶境下莊口田歲無收先生建議築隄躬勞瘁爲民先隄長七里水患以息

皇莊地磽确無泉不雨水涸人渴先生單騎徧視地形至寬兒港見界連運河泉脉可引但地屬旗業民議重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二十六

價購數尺爲渠先生曰人衆難以戶曉一人阻撓則事敗矣集工密濬一夕清流涌瀉產主來爭諭之曰汝地畝歲收若干曰地鹹歲穫一斗先生曰淡水灌溉所入幾倍開渠非獨利民亦利旗也其人心折而退民德之名其渠曰毛公渠新開河係

陵運水道舊例滄州遵化九邑協開後彼此誘卸兩年不濬壅塞二千六百丈當事獨責寶坻民不堪命又歷年因荒那貸并轉借津軍廳倉穀鞭扑無償先生曰爲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也若知而隱忍是重視一已功名而萬民身命輕如土苴矣力請大吏協濬

蠲除其在華州除派里下供億詳豁照人攤丁甦民
積困渭南民安康死於井其父以謀殺控安極拱等
嚴刑誣服擬抵有年奉檄復讞得情寃白其在甘州
地近長城南連脂山中列十三營堡屯勝兵一萬三
千糧餉稍遲控弦譁聚先生按期分給士飽馬騰山
外歸化台吉部長宰僧每至甘諭以

皇家柔懷至意并飭百姓毋先起釁蕃部畏威食德邊境
甯謐迨補任南安地爲入粵咽喉陸至南雄八十里
客貨經其地黠徒結黨河干搶運盜換名曰號貨商
賈飲泣先生核定工貲尅期發行行旅歡呼地多險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二十七

阻谷深林密盜賊易藏編保甲以清其源在任三載
椎埋胠篋無所容奸贛縣獲盜一夥訊爲南安人曰
爾何越境行竊盜曰吾畏毛爺耳一時傳爲美談思
南僻處南服地鮮文學閭閻無詩書聲先生擇郡民
之秀者教以文藝葺

聖廟尊經術以培文風多士變而學古苗蠻慕布獷悍相
沿宋代田祐恭明景猷並以威著番酋効順先生曰
服之以威不如服之以德無苛役無濫征苗蠻戴若
父母沅州安藏兵凱旋黔撫委先生辦理居民恐市
肆晝閉先生曰師行糧食絕其食是導之掠也大開

署門悉民間市肆所有物徙置兩階身立堂下令胥吏輿隸操斤權具斗斛平物價而鬻之兵兵獲醉飽鼓舞而去先生爲政其卓卓者如此生平孝親愛弟睦族孚朋治家肅教子嚴皆倫常本行之大者聖人所云爲政於家者著於行狀墓誌不詳論云經學以外喜填詞間作詩歌爲王尚書阮亭陳檢討其年諸公所稱許然此又其餘事已配恭人徐氏繼配恭人湯氏並有淑德子四人覽輝見任定州知州歷著政績有父風次咏次瞻俱候選州同知次咸候選州判孫十六人仲孫紹睿卽刑部君余戊辰會試所取士

也曾孫二十五人 論曰予觀兩漢循吏務寬厚清靜與民休息若文翁化蜀成就諸生學比齊魯召信臣守南陽開通溝瀆民賴其利黃霸刺潁川奸人去入他郡任延守九真徼外慕義保塞王渙令洛陽寃嫌久訟曲盡情詐以先生方之豈有媿與迺世之爲令長二千石者專以刀筆筐篋爲能德不足而脅以刑班椽所謂禮讓君子之遺風蕩然無復存矣安得悉如先生者起而勤民復覩循良之治乎哉

姚孝子傳

吳培源

孝子姚諱鳳翔字瑞升少有至性繼母性嚴急君甫

嬰孩能依依戀慕導其慈遂愛之殊甚逾於已出年十六父歸自粵西未及家痢劇不能行舍於徽之陳氏君聞之星夜奔赴手調湯藥久而未愈竊嘗其糞憂懼彌甚因手疏禱天願減已算以壽父疾遂愈主人神其感益心折其孝贈金旋里康熙甲寅閩藩蠢動王師討之開帥府于遂君父治事府中暮夜悞焚軍劊帥怒將按以軍法是時帥令峻甚一干于紀斧鑕隨及莫有原以情而貰其罪者居民惴惴有戒心焉君突奔號轅乞代父罪帥不許且欲併治君君觸地碎首血流被面願先父死情狀慘切哀動一軍帥

爲改容遂憐其孝而兩釋之一時驚爲異數君父性素闊達每有造訪輒笑談移日君請所之必親往迎歸一日郊行止毛中表家款洽信宿值毛氏火起幾及所居之室父倉皇莫能自脫而君適來迎投火躍入忽風反火靡負父以出旣出而父所處室已爲灰燼矣君之孝默啟天佑者又如此其居恒養親不專口體而能養其志身無完衣酒肉必具且必迎其叔與父共食蓋知父心之所深念者叔也故事叔如事其父厥後父歿時當溽暑盡鬻所有以謀喪具而母復繼歿一時併遭兩喪君哀毀骨立幾不欲生聞其

喪者惻然哀之曰是非昔之釋父于獄而負父于火者耶咸匍匐奔慰而爭致賻焉含殮卒皆如禮至營窆窆竭誠盡慎尤爲人子者所莫能及一切附棺之屬必親爲料簡及封築之役亦皆躬自操之以此爲事親之終事求無後悔不以假人復舉叔柩而附葬焉曰安叔之魄所以慰吾父於九泉也旣結茅一楹以廬于墓側日夕悲泣三年而後返年旣耄老歲時祭奠嗚嗚涕泣終身孺慕如其少時久之芝草叢生塚上光爛照人遠近異之咸曰有是哉孝子精誠所積旣已天人交格應捷如響茲復感召地靈獲產嘉

瑞至誠感神世所未有識與不識莫不稱爲姚孝子云

方烈婦毛氏傳

李澄中

烈婦姓毛氏吾友會侯之女同年方編修渭仁仲子引禩之妻也幼讀書識大體庚申歲渭仁宦京邸會侯適爲祥符令四月渭仁遣引禩就婚於汴先是引禩得痺脾疾以長途勞瘁增劇結禱後卽出居外館烈婦侍湯藥惟謹引禩自以誤妻終身爲憾烈婦泣誓不相負八月引禩卒烈婦自投樓下樓高二丈許衆謂必死矣乃卧床月餘嘔黑血數升竟不死一時

士大夫爲賦墜樓詩傳之已聞吞金能殺人私取雙耳環及指環再吞之又不死而會侯不知也徐諭以夫柩未歸非可死時乃稍稍進食飲後自汙還遂安歸方氏依大母余太孺人長齋繡佛自是不言死日以葬夫爲言顧未有善地乙丑渭仁以病請假歸烈婦奉甘脆善事之庚午冬求葬地益切渭仁謂地非可猝得當緩圖之烈婦輒泣不食會有以某地來告者相之不吉乃又泣不食及得善地乃喜立命擇葬期并自營生壙礮墓石以待家人以年歲久無復他疑十二月初三日治壙畢忽卻飯蔬求死余太孺人

勸之不聽生母毛孺人及兄妹慰勸之訖不聽曰夫子易簣時曾誓不相負矣乃墮樓不死吞金又不死所以隱忍至今者冀得吉土同穴耳今葬期至偷生何爲每晨起登樓經理家事言笑如平常十四日辭拜舅姑召嗣子勗以成人明日告兄待旃曰吾所以爲此者止完我分內事我死後幸勿過聽人言消我冥福至于斂具皆已預備布素衣衾而已烈婦雖不食亦無所病痛楚視聽聰明始終不亂凡十九日而卒遠近聞者莫不嗟歎烈婦生于康熙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年甫二十有七

烈婦垂死前數日下肉塊者三人以爲腸腐使然傾入廁中迨次年六月里中農家淘廁則耳環指環宛然在也其兄士儲以銀十贖歸一置烈婦祠一付嗣子纘武藏之會侯慟念其女貽書屬余爲傳因次其事如此

贈檢討詹旦傳

姜士崙

贈翰林檢討公詹諱旦字寅叔爲先贈君同硯友之最厚者先贈君時爲士崙輩道公生平行事後士崙以年誼姻婭過從肅拜遺像讀其長君念山公所誌影贊曰大人偉儀觀屹立如山嶽逸韻五湖鷗清標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一

九臯鶴經史爲苑囿詩騷成法樂中孚豚魚格正直鬼神護憶昔清隱軒偕男共棲泊提燈啟夜關蹲虎睛閃爍蹴虎虎翻騰腥風捲秋穰發聲如洪鐘虎膽亦驚落怡然展書坐氣定神無愕侍側二十秋微言窮考索見生無他師趨庭聞振鐸偶得一佳篇洗盞命更酌觴咏神益恬筆墨紛酬酢欲將通靈解爲世洗糟粕四向棘闈飛不得翔寥廓叮嚀思訓辭惕厲生愧忤未知九原下一笑可能博愛見置膝上兒甯文度若凝睇意邈然襟期緬猶昨茲特寫家庭數十年緬想神情耳而以士崙幼聞於先贈君者合之則

不獨見公學積文醕神清氣逸而持躬涉世剛柔調劑輕重權衡皆隱然可見焉公大致在敦孝友篤知交引後進常若飲人以醕至待人接物循循居下風行似過於恭逆意之來雖至於剝牀騎屋皆以一笑了之又似過於蕙而遇大事則以身當其任如合族宗祀將頽獨毅然自任清欺占剔隱匿謂必自頑梗難馴者始從前將墜之緒賴以復振凡有係于人倫風化者必身爲仔肩力爲振作其勇于赴義又如此此足以見公之柔不茹而剛不吐矣公博通經史文章取法乎歸熊尤精於易嘗與先贈君講易傳本義

終日不倦其子孫掇元魁而售甲乙及列庠序者皆以易爲專經蓋其家學然也

方烈婦鄭氏傳

方引禎

烈婦姓鄭氏邑之水南人父養民母蔣氏烈婦其季女也幼卽端莊笑言不苟處閨闈中聞里婦有再適者輒瞿然曰此何爲者耶豈婦人而醜顏若是耶蓋皎皎之志自性生已然矣年二十二歸予族英穎子調元孝事尊章縫紉滌滌悉以時客至司中饋咄嗟立辦調元就試缺費必脫簪珥佐之嫁時所有多爲質肆中物自他人視之以富室女爲貧家婦當不勝

靳惜咨嗟刺刺不休而烈婦處之怡如人咸慶吾族
之有賢婦焉乙未七月調元遘疾烈婦視藥糜衣不
解帶者月餘甫少愈欲扶病往應郡試疾更大作烈
婦委頓牀褥間者七晝夜非特目不交睫也調元不
食烈婦亦不食調元沒撫棺痛哭親視含殮顧時時
以手揣胸懷間若索物然者衆目擊之未解其故迨
事竣則曰吾怯寒暫擁爐自溫毋擾我入室無幾則
已剗刃喉間矣血淋漓襟袂盡赤亟傳以藥踰時稍
甦飲以盂水手輒揮去聞醫來歎曰若早來吾夫或
可不死今已矣衆告以醫爲汝來則拂然謂未亡人

得速死爲幸何事醫爲俄聞醫欲進藥復以指自抉
其喉深入寸許喉斷血噴薄不止遂奄然而逝嗟乎
士大夫平居時言及古人忠孝節烈多撫膺張目自
謂可能一旦患難相值輒色變心移不克憶其前日
之言亦曾有慷慨激烈蹈必死而不易如烈婦者哉
至若復甦之頃舉平日衣物屬姑以與某某纖悉不
遺俯視身有絳色衣卽命易去雖其慎于小節然卽
此愈見從容不迫措置裕如有偉男子所不能爲而
巾幗優爲之者嗚呼勝鬚眉遠矣乃撫其大畧而爲
之傳云

余孝子傳

姜順蛟 大名

余公諱琪字華玉遂安人自幼至性過人家故貧嘗
析薪負米供甘旨父人龍病篤公顛天肅禱願以身
代病立愈母患瘋攣公置榻臥側扶掖起居不入私
室者數載瘋竟獲痊人稱孝感親歿葬松靈山負土
成墳結茅墓側蚤夜焚香拜泣三年不輟年八旬子
孫稱觴介壽公獨環顧涕洟以不逮事父母爲憾每
逢令節及父母生忌辰必扶杖登山悲思竟日待昆
季式好無尤伯兄瑣垂老乏嗣公迎養終其天年置
祀產葺家廟并兩旁豎家塾悉公貲眾議以田償公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五

謝弗受仍捐以充祠費先是祠前水厶不遵祖制木
主被蠹公倡眾考圖復古蟻患永絕歷世祖塋未經
樹碣者悉爲勒石以誌世系原委雖鬻產弗恤前甲
寅山寇蠶起擄掠村庄及入公鄉咸相戒毋擾余孝
子故居族人匿公室獲生全者數百人此又其純孝
所感上自祖禰下逮宗姓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是之謂乎子茂彩丙辰歲進士文章行誼樹
望儒林孫元春乙卯選拔需次銓曹孝行載遂安縣
志并浙江通志乾隆八年奉

旨旌表崇祀忠義孝子祠

欽賜

御書恭紀

毛際可

臣際可次子臣士儲以

特恩改授陝西鳳翔府扶風縣知縣康熙四十二年冬值

聖天子西巡效奔走於

翠華玉輦間蒙

賜人參者一關東冰鮮鯉魚者一後復有

御書唐李白詩之頒昔歐陽公作仁宗飛白記曰天子優

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于翰墨之娛以為

朝廷一時盛事然多侍從清班幸獲與賜耳若疎遯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六

小臣蒙此異數尤出望外臣際可向以卓異見徵

寵賚朝服以示鼓勵又以長子臣士儀恭膺大夫之寵久

慕

聖天子龍跳虎卧之書乃垂老未得今幸於次子之特蒙

恩賜遇之謹拜手恭紀傳示子孫以為世寶

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毛士儲傳 胡書源
山陰

康熙丙申先君子薄宦黔疆迄辛丑余落禮闈後趨

赴覲省過庭之餘飫聆思南太守毛公文章政事有

古人風偶相過輒命書源出拜德容道範藹如也未

幾書源從學使者張公大受校試思南竣事後復晤

先生於郡署汲引後進罄悃輸誠間及家世尤津津於所謂同氣者乃知先生於世德而外尚有季方待旃先生其人而惜乎吾未得見之也嗣是風流雲散先生與先君子相繼乞歸休而余復東西浪走三試鉛刀於粵蜀巖疆而歸已老矣少壯事都不復記憶卽黔陽思南疇曩快叙亦邈若山河矣邇者郡伯吳公以南宮名宿麾守嚴陵數年政成化洽復慎簡書院山長乃不以書源弇鄙俾司講席行自慚也頃有謁吾徒而請者爲遂安諸生毛氏曰紹載氣溫而質雅英英軼行輩詢之卽抑齋先生所稱季弟待旃先

生之孫也相對訝然令人神往越宿紹載手一卷匍伏而言曰寒家與先生世有舊先生居黔日雖未及見先王父而生平梗概已洞灼胸臆間乞一傳以章之余不文何能言顧牽聯舊誼且心折久卽安得辭按狀先生姓毛氏諱士儲字待旃因

恩賜詩有秋浦字更號秋浦先世自江山遷遂安世有令德遠祖希成公六世同居明嘉靖間旌義門厥後高祖諱一瓚成名進士掌銓曹出處錚錚以勲德顯曾祖諱國章祖諱之履咸脩儒行克世其家逮考鶴舫公諱際可遂以文章名海內而司李彰德宰城固祥

符不少奇績竟以文掩其治顧學道愛人根儒行而
著循良豈俗吏可幾哉先生學與治一稟庭訓年十
八補弟子員貢成均得華州監判華州故杜牧宦游
地蕭署清搯日惟誦讀自娛旋以才攝韓城篆韓富
庶甲關中蒞任者閱城坐馬各繳費先生概卻之當
春夏交米價漸昂牙儉輒鼓弊先生廉得實微服步
市中趣收斗斛懲其尤不法者民爲稱慶閭閻或徂
饑驟開倉減糶息人之急不待報可得汲長孺遺意
再攝整屋篆會陝省有籽粒控案

欽命大司寇查審前旌抵興平卽飛馳白整屋小邑負籽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八

粒少不若某帶民聽審爲便時隆冬沍寒甚徃復渡
黃河日漸暝亟諭民先渡及興平夜漏三鼓矣風雪
彌劇爲設燎煮糜以恤其饑寒若痾瘵在抱也適關
中衝要扶風令缺難其選制撫交章薦終格例議奉
特旨竟俞允焉先生念

君恩之重思報稱之難益自奮勵不遑甯處邑自流寇傷
殘後迭罹灾侵逋糧至二萬餘先生乃率衆親勘荒
蕪者墾闢之逃亡者招徠之瘠石礪确者劑調而補
救之不足則申明任恤之誼爲勸輸之又不足則籲
請限年之典爲緩征之而且開市以阜貨立鎮以通

商嚴保甲以安善良清徵冊以杜飛洒子諒若慈父
而摘奸如神君故治行卓卓爲三秦冠癸未
翠華西巡循聲懋著

欽賜

宸翰并鯉魚人參丙戌膺卓薦

召見賜蟒服尤爲異數丁亥擢冀州牧方與伯兄計終養
而鶴舫公勗以大義謂

國恩深重不當退閒徑就養州署其治冀北惠愛一如治
扶風而詰盜彌嚴嘗重懸賞格以緝盜於是宵小斂
跡甫四月丁外艱哀毀骨立又恐傷慈幃意不敢滅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九

性飲泣扶襯而歸癸巳復丁內艱年逾五十孺慕哀
號猶喪厥考時也讀禮之餘編葺先人詩文年譜諸
集及課子姪輩經書攻苦蓋無復出山之志矣庚子
夏嗣君搏霄除山陰訓導諄誠恪守寒糴無負清白
吏子孫聞伯兄遷思南守卽星趨江右盤桓月餘歸
復爲胞妹奇烈籲憲請旌必得請乃已其勲倦手足
蓋天性然也至於重宗祠禮祖墓衍絕祀調貧乏綜
周禮六行而兼之具載家乘奚贅爲若夫詩文篇什
特其緒餘積厚而流者尤無足爲先生重也予于三
十年前思南官署得間崖畧今以司訓君狀徵之猶

信宜抑齋先生于萬里荒徼外不避親而媿媿揚詡
之勿倦也嗚呼是可傳也已

愛日堂記

李成渠

乾隆癸酉春余受

命宰遂越夏季抵遂境見民俗樸且勤而士夫之家弦誦
不輟私心慰焉謂

國家承平百餘年累洽重熙雖在山陬沐化日之舒長
固宜士民之咸知自愛也登堂視事堂且堂皇維是
堂以內半就傾圯蓋視官署如傳舍不事脩築有由
來矣夫士人一行作吏承宣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

上德體恤民依日昃之不遑何遑愛廬獨念

聖朝以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凡一命之士例得迎養所以
勸士子移孝作忠也不肖僕僕公車遡八卦禮闈在
庚午之秋距今已四越寒暑矣數千里外番番二老
實不能無明發之懷云爰於堂之東偏仍故址築堂
三間左右爲兩翼不旬日而告成乃得迎雙親而侍
養焉幕中諸友顏其額曰愛日日君象也古人臣事
君就之如日而忠愛之忱溢于瞻拜大臣朝考夕省
惟日不足又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故喜懼交
集宜愛日也今予初泣遂夙夜匪懈懼瘵厥官而承

歡色養幸逮親存其本愛君之心以愛親因廣之以
愛民而民亦吾愛如愛冬日焉諸君愛我其殆以忠
孝大義勗我乎我不敏承諸君愛實無日不敢不自
愛焉因述其事而爲之說

忠孝箴言

章潤奇

先器識而後藝文士期端品求忠臣必於孝子教在
明倫人莫大焉爲君爲父天所命也曰生日成始事
親終事君先立乎大仰不愧俯不忤斯命爲人故出
處殊途而臣子一理感祿養而報主孝可作忠思敬
官以顯親忠能成孝必在家而溫清定省之無愆斯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一

在國而節義廉隅之有賴苟今日富分貧贅待至戚
如路人必他年惜死愛錢視居官爲傳舍諸生方矢
家修將期廷獻誰無至性甘以曾閔讓前人亦有天
懷獨笑關逢非俊物睹悖逆而色變豈其有自外之
情談名教而神怡或者非由中之性僕自慚淺學叨
主名庠夙凜冰淵懼大倫之有愧時勤月旦期小補
而未能謹作忠孝二箴思與子臣共勵做秀才而任
天下豈伊異人居後世而仰古初疇無同志須銘几
杖勿等弁髦其箴曰此身何來父生母鞠一氣分形
劬勞長育如地斯深如天斯覆世衰道微都忘水木

私其妻孥不念顧復維彼愚人其何能淑維此哲人亦既誦讀曾是不思而與衆逐或飾其名以欺黨族及誅厥心罪難罄竹我思古人亦有酒肉富則三牲貧則半菽養志守身如歸于谷念茲在茲可盟幽獨因而顯揚勿敢尸祿及爾受祿君寔爾成教爾誨爾予爾令名衣爾黼黻饗爾簧笙爾之不淑自玷厥行金來暮夜則必取盈民之瘼矣天道神明竄烟謫瘴以隕厥聲嗟爾此日習學于黌豈以爲利恣爾縱橫得時則駕頓昧生平古之君子力矢忠貞伏處榛莽已志澄清大義卓爾臯夔自程致君堯舜實大聲宏立朝如此無忝所生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二

義停田畝說

李成渠 知縣

考諸月令每歲孟春令民掩骼埋胔誠恐屍骸暴露干天地之和召陰陽之沴故王政以此爲急務也我聖朝厚澤深仁累洽重熙下逮昆蟲草木靡不蒙庥而猶廬念四方之大人民之衆以及遐陬僻壤所在有貧不能葬者屢下

恩詔着令地方葬埋各上憲檄示諄切此誠西伯之仁士民所宜實力凜遵者也但地廣人稠其貧不能葬者所在多有棺槨露野久經風雨朽蠹損壞以致枯骨

狼藉牛羊踐踏行者傷之然非殷實之家不能徧及
溝中之瘠豈風俗之偷抑亦缺于力之所不能爲也
遂邑北郭外向有好善慕義之士各捐貲建義亭一
所凡不能葬者權厝於內今王起鷄黃雲生姚際清
姚殿瑛姚殿颺余元駒姚鼐姚時御方希濤任宏賢
余夢熊王路汪振瑞姚殿珍任宏謨姚殿模姚日恒
等另各輸金買產若干以爲歲修埋葬之資俾停無
積薪之歎而棺免暴露之傷乞言於余以記其事余
曰斯舉也上以宣

朝廷之德意下以播桑梓之仁恩踵而行之世世勿絕其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三

利溥可勝道哉倘四方聞之躍然而起共行義舉則
死者咸得復歸于土生者永無顛泚之戚將見窮鄉
僻壤何莫非

皇仁之浩蕩也與余旣嘉諸君之樂善而尤願四鄉之踵
事而增行也遂援筆爲之記

童節婦傳

周景柱

遂安人

童養成妻周氏予族姑也康熙年間上其事於有司
有司署已銜給額表其閭然姑一生苦節愈永而愈
不可以泯沒里老之言曰姑依其父母爲女時天性
幽閒動合禮法非有保姆能訓之書也而大義了徹

于歸時未及笄年甫十八耳既偕伉儷逮事姑嫜嫠婦衰年全依兒媳操井臼而習勤苦方警雞弋雁以勉將其孝養婦姑母子之間還相爲命如是者六年會夫病不起孀親益老弱息在抱百計無所施一言相與訣獨以煢煢老弱爲囑姑飲泣籲天病耳怪聞身代矢詞從地瞑目旋又更張於斯之時生旣不願爲生死又不可以死其稱未亡人迄于學校公論交推之日相距蓋數十餘年而孤成立而壽令終而家故貧藉織紵組紉血五指以供再食者豈直杜宇之聲不忍聞夜深之燐不堪見淒風苦雨不可置想哉

姑卒于康熙壬寅年壽八旬餘計失所天行年僅二十四云子二孫二曾孫五嗚呼節孝之後天將昌之其信然歟茲孫中庸請傳之予爲傳其可以傳者

孝子章華國傳

胡書源

自古忠臣義士接迹於天壤而孝行或不概見庸夫愚婦又徃徃驚怪於偉節奇行可喜可愕之事以侈爲美談而於門內之行獨闕焉未講豈百行莫先於孝亦莫難於孝耶抑孝爲庸德奇者未必難而難者獨在庸耶謏聞動衆其不務實而務名也久矣章子華國字實旃少有至性方八九歲時厥祖之鼎公絕

愛憐之弗使左右離嘗命侍共食一日呼之久不至
怒詰所由因長跽請曰母病篤不忍離耳祖弗之譴
命共食如往迺俛飾爲食狀然終不下咽祖廉得
實彌爲感惻喟然曰九歲兒能如是耶其亟事爾母
自此夙夜勤劬衣不解帶凡三月餘母竟卒悲哀痛
哭目幾爲盲夜忽夢母洪孺人率一老嫗投以劑得
漸差年二十補郡博士弟子員益嗜讀書惇行誼竭
誠致敬克事厥父年三十六父又歿一痛仆地嘔血
數升卧苦塊中不得起幾瀕於危有曉以毀不滅性
無後爲大者乃勉進飲食理家業云平居嘗念母以

炊苳致烈焰得驚悸疾遂終身不食苳庶幾不忍羊
棗遺意又孝事繼母胡無異所生自父歿後每晨起
必詣祖若父棲神所焚香瞻拜如定省儀旋即省視
繼母十餘年率以爲常蓋終身愛敬推恩無間者也
克修庸德不求名者也無偉節奇行亦未常驚怪庸
耳俗日以譏聞動衆者也是真孝子也雖欲不謂之
孝不可也孝子歿且三十餘年矣予常閱遂邑志得
其畧今其子名彥手一編求爲之傳是誠孝思不匱
者也卽謂孝子之後常生孝子可也孝子祖之鼎郡
庠生父鈞起例貢生世有善行恐近佞茲故不著

重葺瀛山書院記畧

章之鼎

記瀛山者非記瀛山也記瀛山之人也曷爲記瀛山之人蓋山以人重也曷爲山以人重也遂居浙之上游萬山磅礴不可數計瀛山亦與衆山等耳何獨以瀛名哉蓋粵稽宋詹氏嘗築書院於上山之麓鑿池半畝注水爲塘羣族之子弟讀書其中熙甯祥符間登進士者十八人而名騏者爲殿試第一此山始得名焉時虛舟先生邃心濂洛之學晦翁朱夫子以格致兩條最費研求命駕訪之辯論山巔吟咏方塘而此山益重自是予鄉讀書問道者代不乏人家山人元禮首登元祐秋榜退而著書於山之北暨明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六

初重明經而洪君曰鈞化汪君曰銅曰鉅以暨族尊行曰增章曰仕曰儒生皆務爲誠正之學後先奮興誠足仰前型而啟後來者也惟是世遠年湮此山亭榭多付荒烟蔓草中隆慶間周侯少峯課農吾里登斯山而興懷古之思命鄉耆輩鳩工經理復方塘舊址爲堂二前曰格致後曰雙桂雙桂者仍詹氏舊名也亭二曰大觀曰仰止建祠一祀紫陽虛舟兩先生鄉之諸生春秋習禮其上而此山復振里人爰併祀周侯而爲三越數年吾鄉人文頓起方君養吾讀書於山夢叶吉兆已而方文泉以明經著績歷來邑之鄉先生志在景先啓後者咸論道其處又方氏直寔

書田作述於堂一時風從而起嗣後毛笥經余雲昂接踵
談經彬彬郁郁是誠可謂盛矣無何遭兵燹俎殘豆缺癸
巳春靜海高侯於政事之暇趨謁先賢捐俸重葺召鄉之
士民諭以復古興學大義命襄盛舉而鼎興有力焉不匝
歲祠之頽者起亭之廢者興方塘活水復見源頭矣吁此
一山也昔爲朱詹論道之山旣爲諸君子景行之山一新
於周再新於高而嗣是以還願永永無數焉此瀛山之所
以不等於衆山而巋然得名也山誠以人重也

國朝

湖廣靖州會同縣知縣章潤奇傳

趙叔文

湖廣參議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七

君生而穎異絕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雄深浩博弱
冠以冠軍入泮甲午登賢書主考熊鍾陵先生深喜
得人同門史立菴尤以文章意氣相推許屢因公車
志不少挫旋教授杭庠杭於浙爲會郡名士林立君
日進諸生而課之講學論文無不奉爲典型者辛酉
秋充閩闈同考官所拔皆知名士甲子修通志聘延
分纂考據精當丁卯授湖廣會同令會同楚邊服地
接黔中苗猺環處素困於苛征雜派前令誅求無藝
民且囂然君至則省徭役滌煩苛一切相沿陋習皆
禁絕之不踰年民已蒸蒸向化樂業安居正賦不待

於追呼獄訟無煩乎敲朴束矢之獻羨餘之入悉無有也君年已七十復以積勞成疾戊辰秋遂力疾乞骸會民間之乃大驚亟相率赴各上游號泣挽留上游亦慰畱諄篤而君歸志益堅民攀轅益力遷延至次年春始得奉

俞旨旋里分巡王公舜年稔其貧捐俸以贖會民扶老攜幼泣餞東郊攀轅戀戀肩輿幾不能行

參議趙叔文曰余歷任湖南知會同俗近苗猺聞前令去民多起與爲難者以故悍黠之名傳南楚今章君投紱歸何民之依依有情若此也乃知民俗淳澆

嚴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四十八

由於吏治清濁孟圓水圓孟方水方信然哉

詹銓吉傳

姜士崙

公諱銓吉字卜臣號念山自宋爲邑著姓至前明其高祖見山公爲侍御松屏公胞弟無貴介氣貧窶終身以字學傳自是代有聞人至封君寅叔公皆鬱而未發及公生而穎異甫入小學時卽知大義體羸善病母余孺人不令人塾公於牀褥間執一冊不去手及居父喪更羸弱不勝衣服闕益奮力於六經諸史百家之言尤精於性理儒先粹語乙酉鄉試第一主試所進呈公四書文三易藝四對策四己丑成進士

鄉會墨出咸以爲名元薪傳選庶吉士習

國書一見卽能貫串同館服其精敏散館授檢討充治
河方畧纂修官屢試高等館課爲前輩所推乙未春
以右手顫不能楷書致仕公曰吾以手指不仁得乞
吾身得以復事吾母亦厚幸也及居內憂盡哀盡禮
先後送父母大事一無遺恨公孝於父母友於兄弟
和於九族自卍角所交朋友至老不忘善引誘後學
其二弟及諸從皆所成就邑之名雋咸取正焉文章
期於闡義理洗塵封李安溪先生嘗稱爲文學正宗
詩自三百篇至歷朝諸大家無不究心其發爲篇章

沉雄豪邁直入李杜韓蘇之閫奧而蕭散冲澹又極
似陶韋古文得韓歐氣味所著有燕臺集雙栢軒集
壽樟樓集共數十卷待梓公自歸田後遂絕足不到
城市邑令罕見其面間有便道枉駕者脫粟治茗必
舉邑中利病從容商榷卒不及私時邑令封公留別
詩云只有文章傳海內絕無踪跡到公庭後魯公奠
章有云遠方之執經書者越數百里而至足跡不入
城市者計三十餘年皆實錄也公元配胡儒人嘗餓
其子擠乳以養舅病舅起而子瘠弗顧也子能裘能
紱能績皆舉人公與能紱父子元魁居官皆有聲名

以世其家焉

嚴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五十

